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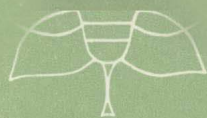
雪 莱
叙事诗选

● 汤永宽译



钦 契

雪莱叙事诗选



钦 契

汤永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rcy Bysshe Shelley
THE Cenci
A Tragedy in Five Acts

本书根据 Thomas Hutchinson 编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P. B. Shell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年版本译出

雪莱选集
钦 契
汤永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4×1156 1/32 印张 5.25 插页 3 字数 105,000

1987 年 4 月新 1 版 198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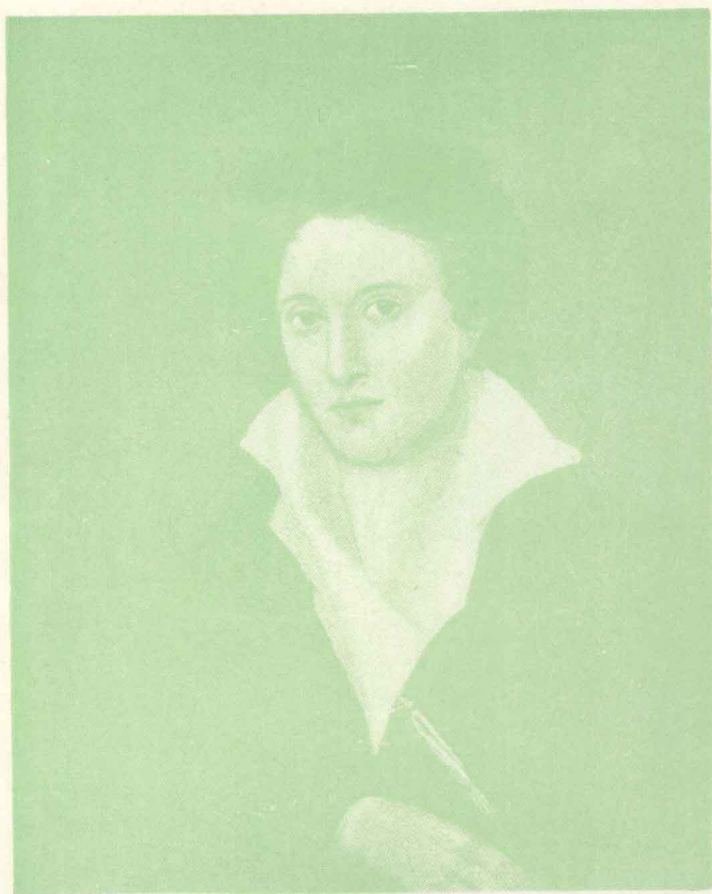
(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

书号: 10188·695 定价: 1.25 元

内 容 提 要

《钦契》是英国大诗人雪莱的著名诗剧，题材取自十六世纪发生在罗马的一段史实。钦契伯爵一生放荡，为非作歹，最后竟谋害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甚至不顾人伦，摧残了亲生女儿贝特丽采。贝特丽采悲愤之余，遂与继母和兄弟等共同谋杀了钦契。事发，罗马教会虽明知贝特丽采此举出于正义，但教皇为了维护教会利益和封建道统，竟驳斥了被告的正当申诉，把所有的人犯判处死刑。

雪莱在这部诗剧里塑造了贝特丽采的刚毅智慧的形象，对贝特丽采的命运寄予无限同情，鞭挞了罗马教会的贪赃枉法和贵族的骄奢淫逸。



雷 萊 像



贝特丽采画像(古伊多作)

献辞，致李·亨特先生

我亲爱的朋友：去国数月，恍已多年。现在我从一个遥远的国家把我最近写成的这部文学作品题献给您。

截至目前为止，我所出版的作品不过是一些表现我自己对美和正义事物的理解的幻景而已。我同时也觉察到其中往往存在着由于年轻无知、率尔操觚，而造成的笔墨上的瑕疵；这些作品是我认为应该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事物的梦想。但是我现在题献给您的这部戏剧，却是一个悲惨的事实。我摒弃了那种以教诲者自居的傲慢自恃的态度，而满足于用我自己的心灵所具有的色彩来描绘这个确实发生过的事件。

设若我曾经结识一个人，他比您更具有作为一个人所应该具有的一切高尚的秉赋，那末，我也许会请求他允许我题上他的大名，为我这部作品增光添色。他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极其儒雅，荣耀，率真而无畏；对一切行恶事、存恶念的人怀着一种极其崇高的宽恕，而其本身却绝不沾染恶习；深知如何受人恩惠，如何予人恩惠，自己却必须永远施与多于取受；其处世为人和举止作风具有那种我永远不能企及的质朴气度——所谓质朴，就其最高境界而言，也就是纯洁无瑕的意思。然而，当您的大名列入了我的朋友的名单的时候，我已经有幸结识了这样的一位朋友了。

您对国内政治的暴戾和欺诈所怀抱的恒久而不可妥协的仇恨，照亮了您的生命的真谛，这，设若我贱体粗健，且又不庸碌无能的话，也应该用以照亮我的生命的真谛，让我们本着这片敌忾之心，在共同的_二任务中长相慰藉，生死不渝。

祝您幸福无涯！

您的亲爱的朋友

波西·比·雪莱

1819.5.29, 罗马

原 序

当我在意大利游历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卷抄自罗马钦契伯爵府的档案库的手稿。该手稿关于一五九九年教皇克雷孟特八世在位期间，罗马一个极其显赫富贵的家族所发生的种种骇人听闻之事而使该家族卒遭灭门之祸的史实，有极为详尽的记载。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老人在放荡淫逸中度过了一生，最后对自己的儿女怀了一种不可和解的仇恨；这种仇恨施之于他的一个女儿的身上，变而成为一种乱伦的兽欲，甚而变本加厉，不惜极尽种种残酷和粗暴的能事。这个女儿长久试图摆脱这种在她认为是对心灵和肉体的终生玷污而未果，最后不得不同她的继母和兄弟密谋杀害了他们共同的暴君。这位年轻的姑娘被一种压倒恐惧的精神刺激所逼，而作出了这种非常的举动，但她显然是一个温婉可爱的人儿，是一个生来为人间增添美丽、受人赞美的人儿，只是因为环境和舆论的逼迫，才不得已而断然违反了自己的本性，出此一着。事情很快就败露了，虽经罗马最高权威人士向教皇提出最诚挚的恳求，但是一应当事人犯仍被判处了死刑。老人在生前曾经多次以十万克朗的代价为他所犯下的种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滔天罪行向教皇购买赎罪券；因此他的这些牺牲者的终遭处死，并不足以说明是出之于伸张正义。教皇之所以要严厉惩处，其动

机之一，可能是认为无论谁杀死了钦契伯爵，那就是从他的金库中夺去了一笔巨额的岁入^①。象这样一个故事，如果是为了向读者展示当年那些当事人的全部感情，他们的希望和恐惧，信赖和疑虑，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利益、欲望和见解（不论是他们加诸于对方，或者是形之于一致的行动之中，那都是为了谋划一个惊心动魄的目的），而加以叙写描述的话，那末，这个故事也许会象一道光芒，照彻人类心灵最黑暗而隐秘的角落。

当我抵达罗马的时候，我发现在意大利的社会里，钦契的故事不谈则已，一谈就会引起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浓厚兴趣；同时，人们在感情上对女主人公所遭受的损害，总是带着一种罗曼蒂克的怜悯，而对于她因受种种迫害、不得已而干出那种可怕的事情，也总是倾向于一种狂热的宽宥，尽管她长眠于黄土垄中已有两个世纪之久了。不论哪个阶层的人们，都知道这个史实的梗概，而且共同怀着一种强烈的兴趣，仿佛它具有撼动人类心灵的魔力似的。我有一帧收藏在科隆那宫中的圭多画的贝特丽采像的复制品，我的仆人立刻就认出那是贝特丽采·钦契的画像。

在这样一个永远保持着活泼和清醒的想象力的伟大城市里，在一切阶层的人们中间，这个故事能引起而且已经延续了两个世纪的这种全国性的广泛的兴趣，首先就促使我产生了认为它适合于写一部戏剧的想法。其实，从它所具有唤起并保持人们的同情来说，它就是一出悲剧，而且早已成为一部备受赞赏和卓有成就的悲剧了。只要运用我国人民所能理解的语言和动作把它表现出来，使他们心领神会，我想，此外就不需要再添加什么了。最深刻而崇高的悲剧作品，《李尔王》和

叙述俄狄浦斯故事的两部剧作^②，在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使它们赢得后世的同情之前，早就是尽人皆知、脍炙人口的故事了。

这个关于钦契的故事，的确是非常骇人听闻的；任何一种类似把它放到舞台上去作赤裸裸的展示的尝试，都会使人无法忍受。想处理这样一个题材的人，必须增加理想的成分而消除情节的实际恐怖，这样，蕴蓄在这些暴风雨般的苦痛和罪恶之中的诗意，才能激起人们的欢愉，而减轻他们想起由这些罪恶所产生的道德堕落而感到的苦痛。可是，也不应该企图使这种展示为一种庸俗意义上所谓的道德目的而服务。在最优秀的戏剧中，它所追求的最高的道德目的，是激起人类心灵的共鸣和反感，借以教育人心取得自知之明；根据这种自知之明程度的不同，决定每个人是聪明的，是正直的，诚挚的，或是谦逊的，善良的。如果教条能发挥更多的作用，那自然是好事；但是一部戏剧却不是把教条强加于人的适当场合。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是会因别人的行为而真正受到污辱的；而对于最巨大的损害，合适的回报应该是仁爱、宽恕和一种用和平与爱把损害者从卑劣的情操中改变过来的决心。以牙还牙，怨怨相报，都是带有破坏性的错误。如果当初贝特丽采能这样想的话，她也许会变得更加聪明善良；但是这样，她也就不成其为悲剧人物了。极少数的人可能会对这种赤裸裸的展示感到兴趣，他们从来不曾足够地关心戏剧的目的，因为他们并不热中于在周围的群众中寻找共鸣。正是在人们企图为贝特丽采辩护，然而又觉得她干了需要辩解的行为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和剖析的诡辩之中，正是在人们同样看待她所蒙受的

损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报复时所流露的那种迷信的恐惧之中，包含着她的所作所为和她所遭受的苦痛的悲剧性格。

我尽可能把剧中人物表现得接近于他们本来的面目，并且竭力避免用我自己对是非真伪的观念来驱使他们的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会在一层薄薄的纱幕之下把十六世纪的人物姓名和活动变成我自己心目中的冷漠无情的虚拟了。他们现在被表现为天主教徒，而且是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天主教徒。就一个新教徒的见解来说，充塞在《钦契》这部悲剧中的那种神与人之间的诚挚而恒久的情感，也许显得有些不合情理。而对于普通宗教的真理的一种深信不疑的追求，居然能同犯下滔天之罪的那种冷酷而坚决的毅力联系在一起，尤其会使他们感到惊讶。但是，在意大利，并不象在那些信奉新教的国家，宗教不是在特定的日子里才穿上的一件外衣；不是那些不想遭到侮辱的人们带在身边给人看的一张护照；也不是渴望窥察我们所不能窥察的人生秘密的一种阴暗的欲念，它把怀有这种欲念的人引向深渊的边缘，但是深渊的黑暗又吓坏了他。事实上，在一个意大利天主教徒的心目中，宗教似乎是同所有的人都具有最真切的认识的一种信仰相互依存着的。它同整个生活的结构交织着。它是敬慕，是信仰，是遵从，是忏悔，是盲目的赞美；而不是用来衡量道德行为的一种标准。它同任何一种美德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罪大恶极的歹徒，可能是一个谨严而虔诚的教徒，他可以供认自己是一个歹徒，而丝毫无损于社会公认的信仰。宗教浓厚地充塞着整个社会结构，并且按照它的信奉者的心灵气质的不同，它可能是一种激情，一种信服，也可能是一种借口，一种遁辞；而决不

是一种约束。钦契自己在他的宫殿里建造了一座奉献给使徒圣·詹姆斯的礼拜堂,并且为自己的灵魂的安宁而举行弥撒。因此,在第四幕第一场里,鲁克丽霞在给钦契喝了麻醉剂以后,企图不计任何后果劝导钦契,想用一则虚构的故事来诱使钦契在临死之前进行忏悔;这是天主教所尊视的一种使灵魂得救的要义。她只是在发觉她的努力可能给贝特丽采招来新的侮辱的时候,才放弃了她的想法。

在写这部戏剧的过程中,我极其审慎地避开了通常那种所谓仅仅为诗意而追求诗意的做法。我这样想象:在这里将几乎找不到一个牵强附会的比喻或者一段无关宏旨的描绘,只有贝特丽采对指定作为谋杀她父亲的地点的那个峡谷的描绘^③,才应该说是属于这种性质。^④

在一部戏剧作品中,形象和激情应该互相渗透,前者只是为了后者的充分发展和表现才保留的。想象犹如一个常住的神明,它必须用血肉来弥补易逝的激情的不足。就因为最冷僻或者最熟悉的形象,当它用之于表现强烈的感情的时候,可能同样适宜于戏剧的目的,它把卑下的因素提高,使之上升到一般所理解的崇高的水平,并且在所有的阴影之上投下它自己的伟大的光芒。在另一方面,我写得非常草率,这就是说,没有那种过分吹毛求疵的、学究式的文字推敲。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当代那些文学批评家的意见,他们主张,为了激起人们真挚的共鸣,我们必须运用人们熟悉的语言,而我们伟大的前辈,古代英国诗人,就都是这样的作家,对他们进行一番研究,也许能激发我们为自己的时代做出象他们为他们的时代所做出的贡献。但是,这必须是一种真正的一般人民的语言,

而不是作家所隶属的某个特定阶级的语言。关于我所作的这一切尝试，已经说得够多了；我自己知道，成功与否完全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对于一个新近才注意于研究戏剧文学的人。

我在罗马的时候，尽可能利用了作为一个外国人所能获得的机会，浏览了有关这个故事的史料。科隆那宫中的那帧贝特丽采画像，是一件值得令人赞赏的艺术品：这是圭多在贝特丽采被囚禁在监狱里的时候描画的^⑤。然而，作为造化的杰作的一幅维妙维肖的复制品，那是非常动人的。在她的脸上有一种苍白的、凝静自若的神情；她的心情似乎悲哀而沮丧，但是这种流露的失望，被温柔的忍耐减弱了。她的头上裹着折迭的白巾，金黄色的发束从白色的头巾下滑落出来，垂拂到颈边。她的面容的造型极其优美，清秀的眉毛，弯弯的；嘴角含有那种富于想象和智慧的永恒的意味，苦痛压不倒，似乎死亡也不能把它磨灭。她的额角宽阔明净，她的眼睛，据人们告诉我们说，原是以灵活生动而著称的，现在却哭肿了，显得没有光彩，但是美丽、温柔而恬静。在整个容貌神情之中，有一种单纯和尊严的气氛，加上她那无比的可爱和深沉的忧郁，给予人们一种无以表达的感动。贝特丽采显然是这样一种罕见的人物，在这种人的身上，力量和温婉并存而互不相犯，她的个性纯朴而又深邃。罪愆和不幸，不过是她在世间场景中扮演角色的时候，作为一个演员和受难者，被环境所迫而披戴的面具和披巾而已。

钦契宫的规模很大，虽然有些部分已经被现代化了，但是仍旧保留着一幢巨大而阴森的封建时代的建筑，同这部悲剧主题的恐怖的场景发生的时候一样。这座宫殿座落在罗马的

一个隐蔽的角落里，靠近犹太区，透过上部的窗子，你可以看见帕拉丁山上广漠的断垣残壁半隐在茂密的树林里。在宫殿的一个部分，有一间殿堂（也许那就是钦契建立圣·詹姆斯礼拜堂的地方吧）支着花岗石柱，装饰着精心雕刻的腰线，而且按照古代意大利的风格，造了一层层透雕细工的阳台。在一重重的大门之中，有一重用巨大的石块砌成的大门，从大门进去，是一条黑暗而高陡的过道，通往一间间阴暗的地下卧室，这特别使我感到惊奇。

至于佩特雷拉城堡，除了在手稿中所提到的，此外我就再也找不到更多的资料了。

目 次

献辞，致李·亨特先生	I
原序	III
钦契	
第一幕	2
第二幕	25
第三幕	43
第四幕	70
第五幕	101
雪莱夫人关于《钦契》的题记	135
注释	142
译后记	145

剧 中 人 物

佛朗采斯科·钦契伯爵

基亚珂摩 } 伯爵之子
波尔那多 }

卡米洛 红衣主教

奥尔辛诺 教长

沙维拉 罗马教皇的大使

奥林匹渥 } 刺客
玛尔齐奥 }

安德里亚 钦契的侍仆

众贵族、法官、卫士、侍仆人等

鲁克丽霞 钦契之妻及其子女之继母

贝特丽采 钦契之女

地点 以罗马为主,但至第四幕时,场景变换到构筑在
阿浦里亚的亚平宁群山之中的佩特雷拉城堡。

时间 罗马教皇克雷孟特八世在位时期。